佛祖統紀

四十七之八

門外不出
成
三縁家滌藏本

風陵文庫
文庫19
F229
18

法運通塞志第十三　佛祖統紀卷四十七

天宋咸淳四明東湖沙門　志磐　撰

哲宗（神宗第六子。母欽成皇后朱氏。十二月七日。為興龍節。陵名永泰）

元祐元年。詔賜先聖廟田百頃。監書一部。○高麗王子祐世僧統義天來朝。敕禮部蘇軾館伴。有司共張甚設。（共張。作供帳。見漢書疏廣傳）義天四上表。乞傳華嚴教。乃敕主客揚傑送至錢唐。受法於慧因淨源法師。復往天竺。謁慈辯諫法師。傳天台教。見靈芝照律師。請戒法及資持記。至金山。謁佛印元禪師。坐納其禮。楊傑驚問其故。元師曰。義天異域僧耳。若屈道徇俗。何以示華夏師法。朝廷聞之。以師為知大體。義天既還國

山門禪定蘭若藏本

F0229-(18)

乃建刹傳教奉慈辯爲始祖復寄金書華嚴經新舊
三譯於慧因建閣以藏（今俗稱高麗寺）
二年七月張商英遊五臺中夜於秘魔巖見文殊大
士身在金色光中九月自太原出案壽陽至方山昭
化院郎李長者造論之所於破屋下得華嚴決疑論
疾讀之疑情頓釋即移縣爲長者立像有圓光白色
見於山南於是父老并請新其院商英乃爲之記
三年敕内侍齎黃金往東林糚飾神運五殿佛像
○王容楊傑詣雙林禮大士輪藏瞻仰之次輪忽自
轉大衆歎異傑爲贊以記其事傑嘗以淨土之道爲
自信繪丈六阿彌陀佛隨身觀念壽終之時感佛來

迎端坐而化
四年翰林學士蘇軾知杭州道過金山謁佛印禪師
值師集衆入室軾竟造之師曰此無坐處内翰何來
軾曰暫借和上四大作禪牀師曰有一轉語若答得
當如所請若擬議即留所繫玉帶軾許之置玉帶几
上師曰山僧四大本空五蘊非有内翰欲於何處坐
軾果擬議師急呼侍者曰收取玉帶永鎮山門遂取
納裙爲報（師有偈公和韻云病骨眞堪玉帶圍鈍根仍落箭鋒機欲教乞食歌姬院故與雲山舊衲衣）
子追四歲不能行及來杭請辯才法師爲落髮
摩頂數日即善步軾賦詩爲謝有師來爲摩頂起步
趍奔鹿之句

五年。神智昇法師（下慈雲）來居越之興福。時清獻趙公抃為師。適亢旱大疫。久禱不應。遂請師迎大士入府治。懇禱一夕。雨如霔。疫病亦息。抃奏于朝。賜所居曰圓通。錫師號曰神智。初是吳越王錢鏐鎮越。患目眚。夢素衣仙人言。來自永嘉。明日有永嘉僧投牒。以大士像獻。言得之海潮。亦夢欲歸越城。武肅即具威儀迎之。一見像即目明。乃創菴曰興福。以奉之。

六年六月。上清儲祥宮成。詔蘇軾為碑。其略云。惟太宗佐太祖定天下。既即位。盡以所賜金帛。作上清宮于朝陽門內。所以旌興王之功。且為五代兵革之餘遺民赤子請命上帝。慶歷三年。燬于火。元豐二年。命道士王太初修復祠宇。以日者言宮之所在。為國家子孫地。乃賜名上清儲祥宮。始太初卒。太皇太后內出白金。命道士劉應眞繼之。是年訖役。○十月。上幸國子監。詣至聖文宣王殿。行釋奠禮。一獻再拜。幸武成王廟。肅揖畢。仲游入對。因論孔子廟自顏淵以降皆爵命於朝。法服冠冕。而鯉承訓詩禮。伋以聖道傳孟子。今皆野服幅巾以祭。為未便。上嘉納之。封鯉泗水侯。伋沂水侯。

七年。潁川守臣蘇軾言。佛陁波利塔院祈禱屢驗。乞降勅額。詔賜光梵之院。波利在唐儀鳳初。復回西竺取尊勝咒經。再來譯傳。後至潁而亡。里人漆其身造

塔以嚴事之(前志言波利持梵本入五臺不復出)○軾弟轍謫高安(瑞州)時洞山雲菴與聰禪師一夕同夢與子由出城迓五祖戒禪師已而子瞻至三人出城候之語所夢軾曰八九歲時時夢身是僧往來陝右又先妣孕時夢眇目僧求託宿雲菴驚曰戒公陝右人一目眇逆數其終已五十年而子瞻時四十九自是常稱戒和上

○四明延慶中立法師令門人介然(字福泉延慶受業)創十六觀堂以延專修淨業之士延平陳瓘為之記(瓘字瑩中與晁說之同稟教於立法師)

八年知定州蘇軾繪水陸法像作贊十六篇世謂辭理俱妙(今人多稱眉山水陸者由於此)

紹聖二年蘇軾謫惠州韶陽南華寺重辯請軾書柳宗元六祖碑復題其後曰釋迦以文設教其譯于中國必託於儒之能言者然後傳遠故大乘諸經至楞嚴則委曲精盡勝妙獨出以房融筆授故也柳子厚南遷始究佛法作曹溪南岳諸碑妙絕古今而南華今無石刻重辯師謂自唐以來頌述祖師者多矣未有通亮如子厚者蓋推本其言與孟氏合其可不使學者日見而常誦之

○子瞻在惠州被命還謫儋耳(海外儋州)惠守方子容來弔曰吾妻沈氏事僧伽謹甚一夕夢來別問何往曰當與蘇子瞻同行後七十二日有命今適其日豈非事已前定南行之日攜阿

彌陀佛一軸人問其故答曰此軾往生西方公據也
及在僧得蜀人張氏畫十八阿羅漢遂爲之贊復題
其後曰佛滅度後閻浮提衆生剛狠自用莫肯信入
故諸聖賢皆隱不現獨以設像遺言提引未悟而峨
眉五臺廬山天台猶出光景變異使人了然見之軾
家藏十八羅漢像每設茶供則化爲白乳或凝爲花
桃李芍藥僅可指名或云羅漢慈悲深重急於接物
故多見神變儻其然乎今以授子由使以時修敬
三年袁州仰山有舍利石塔自然出現高二十丈
○黃庭堅謫居黔南制酒絕慾讀大藏經凡三年常
曰利衰毀譽稱譏苦樂此之八風於四儀中未嘗相
離雖古之元聖大智有立於八風之外乎非學道不
知也（大般若經云菩薩修行於利於衰於毀於譽於稱於譏於苦於樂平等不變）○法
雲秀禪師謂魯直曰君作艷歌蕩人婬心使逾禮越
禁其罪非止墮惡道而已魯直自此不復作李伯時
善畫馬師戒之曰爲士夫以畫行已可恥況又作馬
伯時曰無乃墮惡道乎師曰君思其神駿念之不忘
異日必入馬腹伯時悍然乃多畫觀音以洗其過
四年四明大梅山法英禪師等十八人列狀于郡稱
杭州僧元照至郡分淨土集云是唐慈愍三藏作雜
以勸修淨業爲名意實毀謗禪宗指爲異見著空之
人英等今撿藏經即無此文遂作解謗一通以諍之

乞取問元照窮覈眞僞照無以爲答乃稱古藏有本
州司知其理窮而敬其持律徂令收毀元本以和解
之（辯議書刻板在梅山說義立異最爲雅正）

述曰大智以英才偉器受弘律之任資持之記與
會正並行而獨盛於今時其爲名世有足重者及
觀其偏讚淨土述新疏以及智者假慈恩集以眦
六祖何爲其若是也邪大氐此師撿身之學爲有
餘而明心之道未盡善也慈恩集已毀律家猶存
新疏識者必能別之

五年二月錢唐律師元照於四明開元寺建戒壇準
律如法爲東南受戒之勝

元符元年袁州木平山有舍利石塔自然出現夜放
五色虹光有丈六佛在月輪中觀音羅漢列侍左右
○詔孔子四十七代孫若虛襲封衍聖公
二年袁州東山石崖有羅漢尊像出見　○夏四月
不雨袁州守臣王古往禱于木平山聖塔巖中放光
見白衣大士身金瓔珞獲舍利五色大如豆中有臺
觀之狀復往仰山塔所見泗州大士維摩羅漢列居
左右已而大雨霑足郡聞于朝詔賜木平塔曰會慶
仰山塔曰瑞慶
三年詔洽奉陵（哲宗壽陵）登封令（洛陽西京）樓异（四明樓攻媿祖官至尚書）
請因餘力修嵩高少林道場官民同役一朝而具名

曰面壁蘭若既而林中產芝草十二本雨甘露于池
上夜有光屬于天後山陳無已為之記
徽宗 神宗第十一子哲宗異母弟母欽慈太后陳氏永祐陵
建中靖國元年法雲寺佛國禪師惟白撰續燈錄三
十卷進上賜御製序 ○七月東坡蘇軾卒於毗陵
時錢濟特傍旁曰公平生學佛此日如何軾曰此語
亦不受遂化
崇寧元年敕書節文應天下名德僧道為衆師法未
有謚號者仰所屬勘會以聞
二年賜中南山唐澄照律師道宣謚法慧大師天竺
山慈雲大師遵式謚法寶大師南屏梵臻謚實相大
師孤山智圓謚法海大師
三年敕迎相國寺三朝御讚釋迦佛牙入內供養隔
水晶匣舍利出如雨點因製讚曰大聖釋迦文虛空
等一塵有求皆赴感無剎不分身玉瑩千輪在金剛
百鍊新我今恭敬禮普願濟群倫 ○詔謚白馬寺
摩騰三藏啓道圓通法師竺法蘭開教總持法師雙
林傳大士等空紹覺大士方山李長者顯教妙嚴長
者 ○揚州奏泗州大聖屢見于普慧塔 ○六月
置元祐黨籍司馬光等三百九人刻石文德殿門
○十一月王安石陪享文宣王廟 ○召海陵徐神
翁入見既而懇歸詔即其郡建仙源萬壽宮以居之

初神翁為天慶觀傭役執箒掃除誦度人經口不絶
四方來問災祥稱為神翁呂惠卿赴闕枉道過之翁
曰善守善守既還朝俄以事出知單州揣宗不豫遣
惠卿至翁所翁書吉人未幾徽宗嗣位蓋預徵御名
字後尸解而化
四年金州奏清湘有豪光見獲石羅漢賜名感應瑞
像迎置精舍大放光明 ○尚書王古因閲大藏撰
法寶標目八卷其法於每經之下録出因縁事迹所
説法門使覽題便能知旨沙門梵眞為對校刻其板
於永嘉
五年正月庚子彗出西方詔毀文德殿黨籍 ○詔

至聖文宣王冕十二旒服九章敕四十八代孫端友
襲封衍聖公 ○十月詔曰有天下者尊事上帝敢
有弗虔而釋氏之教乃以天帝置於鬼神之列瀆神
踰分莫此之甚有司其除削之又敕水陸道場内設
三清等位元豐降詔止絶務在摉擧施行舊來僧居
多設三教像遂為院額殿名釋迦居中老君居左聖
居右非所以奉天眞與儒教之意可迎其像歸道觀
學舍以正其名洛京沙門求道讀詔泣曰域中孔老
法天制教故不違天佛出世法天人所師故不違佛
自古明王奉佛以事上帝者為知此理也佛法平等
故其垂教雖聖凡倶會而君臣尊卑之分莫不自殊

祖宗以來奉法已定。一旦除削。吾恐毀法之禍。兆於此矣。聞者爲之憮然。 ○嗣天師三十代張繼先。召至闕。賜號虛靜先生。後至泗州解化。人見在羅浮西蜀者。

大觀元年。詔將作監李誡。往啓聖院。移釋迦栴檀像置御容殿。舁像已至前朶殿。横梁低不可度。衆方懼。像忽斂肩俛首。輿竟度無礙。上下爲之鼓舞。上嘗聞太后禮像於足下度線。翌日上幸寺。焚香令小璫持紙度像足。乘失聲曰。過矣。上益嘉歎。 ○敕道士位居僧上。 ○敕左街淨因寺道楷。遷主法雲。賜紫衣定照禪師。楷表辭曰。貧道幼別父母。爲之誓曰。出家之後。期不以利名爲心。當一意學道。報罔極。度生靈答君恩。若貪渝此心。永棄身命。今若竊冒寵榮。則上負親心。下違本誓。敢辭。上遣開封尹李孝壽。賫敕書諭之。楷確執不回。上怒收付獄。有司問長老有疾。法應免罪。楷曰。平生不妄語。豈敢稱疾。因上遂受罰。著逢掖流淄州。都城道俗莫不流涕（音體　眼淚）

二年正月。上受八寶。大赦天下。敕淄州。道楷自便。師歸隱芙蓉湖之菴。居學者益至。朝廷聞之。賜額華嚴。

○十月。敕信州守臣劉埶賫五冊文進。封漢天師正一眞人。爲正一靜應眞君。改賜龍虎山。爲上清正一宮。○西京寶應寺僧孔清覺。居杭之白雲菴。依倣佛

經立四果十地分大小兩乘造論數篇傳於流俗從之者稱白雲和上名其徒曰白雲菜其說專斥禪宗覺海慈禪師力論其偽坐流恩州

鑑曰白雲之徒幾與白蓮相混特以[illegible]妻子爲異其人見其晨夕持誦躬耕自活[illegible]然察其愚癡謗言爲干正道則識者所當深擯而力排之也

三年敕勳臣戚里應功德寶寺自造屋置田。止賜名額獨免科敷從本家請僧住持不許指占有額寺院充墳寺功德許御史臺内侍省彈劾施行

四年彗出東方大赦免元祐黨人。

[illegible]和元年敕先聖廟用二十四戟[illegible]侯爵犯先聖諱甚失弟子尊師之禮別擬封者七人曾子先封

瑕丘伯司馬牛楚丘琴張兗丘右[illegible]瞽丘琴開頓丘
南宮子容龔丘已上大人在七十弟子數左丘明瑕
丘穀梁赤龔丘戴聖楚
丘已上三人名在從祀數

述曰世之爲儒者知尊夫子爲先聖而不知避其諱如唐宋詩人好以先聖名爲戲其不知禮甚是退之詩云乘桴追聖丘歐陽詩云仁義丘與軻文丘門安敢輒論詩二儒排佛老尊孔孟常切切然而反侮聖人之名韓歐尚不知禮餘不足責也大哉

祐陵之知尊先聖也謂曾子等封邑犯諱爲失弟子之禮而別擬其封後世爲儒者有能推此意義達之中朝行回避之條豈不爲儒門之有

師法

筠州沙門惠洪 字覺範 坐交宰相張商英節使郭天信

流崖州靈源清禪師聞之歎曰蘭植中塗必無經時

之翠桂生幽壑終抱彌年之冊古人謂聰明深察而

近於死者好議人者也在覺範有之矣

二年侍郎邊知白自京師至臨川觸暑成病忽夢白

衣天人以水灑之頂踵清寒覺而頓爽於是集古今

靈驗作觀音感應集四卷行於世 刻板上梓 ○嘉州奏風

雷折古樹中有定僧爪髮被體詔興至禁中譯經三

藏金總持令擊金磬以覺之 音縠覺也 詢其名曰我遠法

師弟慧持也因遊峨眉至此問欲何歸曰陳留古樹

中詔以禮送之因圖形與讚云七百年來老古錐定

中消息許誰知爭如隻履西歸去生死何勞木作皮

凡三備今錄其一出普燈

述曰持師本傳謂在郫縣龍淵順寂有臨終遺命

令乃云遊峨眉至此意者聖師神化不可以生死

之迹爲之拘也

三年譯經三藏明因妙善普濟大師金總持同譯語

仁義筆受宗正南遊江浙至秀州車溪壽印寺沙門

澄鑑問三衣右會及旋遶左右總持答曰聖教但言

以衣覆身不曾挂於肩上西天遶旋自北至東耳

述曰自昔議右遶 遶圍也作繞者纏也非 如因草菴之立言

有二句自佛之右自我之右盡矣然草菴謬執自
我之右謂右袒（便於右脇是吉祥臥涅槃頭北足南向西背東）右
回詮（句謂二六之左行回八備以表惡表善之左回加之右回加之）聖變右
旋（凡人左旋雅佛遶右旋）皆是自我義遂於涅槃金棺右遶
自東而南謂是譯人之誤而不知其自誤也夫自
我之右自用也自佛之右遶佛也今所立義是遶
佛而戀慕也何關自我之用耶大經右遶拘尸正
是此義今人右遶多用自佛其事已定尚恐惑於
草菴之言故不得不辨金趣持自北至東正自佛
之右也若南山東回北轉自是說戒集衆之義此
自我之右也毋惑

崖州東洪得旨自便
四年方士言陳留八關寺佛指乃海狗指耳有詔取
驗火焚鐵捶十餘日色不變勅加禮遷之
六年賜先聖廟禮器大成新樂以備家祭釋奠之用
○詔老君名耳字伯陽謚聃並見於經傳今士庶多
以為名字甚為瀆侮自今並令禁止著于令○詔以
列子莊子陪饗太上之祠○九月一日杭州靈芝元
照律師趺坐遷化謚曰大智毗尼之學親自佛制衣
殊已下不措一亂如世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自大法
東度律學昧明至唐正觀南山律師始作戒疏業疏
事鈔以弘四分流傳四百載釋義六十家唯允堪師

會正記獨爲盡理至照律師始約法華開顯作資持記以明南山之宗於是會正資持疏爲二派

七年初永嘉道士林靈素挾妖術遊淮泗乞食於僧寺是年至楚州與僧慧世抗言相毆辨于官郡倅石仲喜其口辯脫之挈入京師謁太師蔡京以爲異人引見上即誕言曰上即天上長生帝君居神霄玉清府弟曰青華帝君主玉帝子也蔡京即玉清左相仙伯靈素乃書劉仙吏褚惠也上大喜賜號金門羽客築通眞宮以居之因自號教主道君皇帝建寶籙宮設長生青華二帝像詔改天下天寧觀爲神霄玉清宮靈素既得幸念楚州之辱日夜以毀佛爲事引方士劉棟爲己助上益寵其說詠初是上嘗夢赴青華帝君召遊神霄宮覺而異之敕道錄徐知常訪神霄事或倖曰太一宮道堂林道士累言神霄事作詩題于壁知常以聞召入見上問曰朕昔見東華帝君開改除魔之語何謂也靈素遂縱言曰佛教害道久矣今雖不可滅宜與改正以佛刹爲宮觀釋迦爲天尊菩薩爲大士僧爲德士皆留髮頂冠執笏詔可（稽作林靈素傳）

燈氏寶退錄云東坡守揚州夢行山間一虎來噬有道士叱虎去明旦一道士投謁曰夜出不至驚否坡叱曰鼠子未欲杖汝背汝謂吾不知汝子夜

術邪道士歛而退　徽宗夢神霄蓋此類也
述曰明皇夢空中燓金二字為書多寶塔額肅宗
夢僧誦寶勝如來代宗夢遊山寺　本朝仁宗夢
景德寺門龍幡神宗夢神僧馳馬空中此皆佛力
法力諸師慈善根力自然感化之所致耳非同神
霄子夜妖術之比恐癡人妄引自證故不得不區
別之
詔法燈禪師住襄陽鹿門郡將諷諸山飛金帛請京
師作千道齋師曰童牙事佛且非風狂豈借用十方
檀施千里以媚道士郡將媿而止叢林開而指之西
竺寶覺大師昭符嘗直稱之曰知文知武染衣將相

也其嗣圓明大師敏行子瞻稱之曰讀內外教博通
其義以如幻三昧為一方首者也燈父事圓明大父
事寶梵有自來矣（石門文字禪）
重和元年詔建道學科設老莊列子書置元士高士
大士上士良士方士居士逸士隱士志士凡十品又
置道階太虛大夫至金壇郎視中大夫至迪功郎侍
晨視待制校籍視修撰授經視直閣○七月詔建壽
山艮嶽雖大旱靈素禱雨無驗蔡京始言其姦僞上
不聽通眞官一靜室常封鑰京遣人廉之有黃羅帳
朱漆倚卓京具以奏隨駕往視之但粉壁明窓而已
京懼恐待罪

宣和元年正月詔曰自先王之澤竭而胡教乃行於
中國雖其言不同要其歸與道爲一教雖不可廢而
猶爲中國禮義害故不可不革其以佛爲大覺金仙
服天尊服菩薩爲大士僧爲德士尼爲女德士服巾
冠執木笏寺爲宮院爲觀住持爲知宮觀事禁毋得
留銅鈸塔像初釋氏之廢外廷莫有承向者開封尹
盛章爲姦人激以利害殆爲之從乃以上旨諭蔡京
京曰國家安平日久英雄無所用多隱於此徒一旦
毀其居而奪之衣食是將安所歸乎必大起怨咨聚
而爲變諸君他日盡使誰任其咎上聞之怒曰是輩
欲懼我耳京家人勸之曰上怒矣京曰吾以身當之

以報佛會僧徒將投牒於京求辨論盛章廉得之捕
其首爲僧曰華嚴朋覺二律師凡七人杖殺之於左街
寶覺大師永道上書曰自古佛法未嘗不與國運同
爲盛衰魏太武崔浩滅佛法未三四年浩竟赤族文
成大興之周武衛元嵩滅佛法不五六年元嵩貶死
隋文帝大興之唐武宗趙歸眞滅佛法不一
年歸眞誅德裕竄死宣宗大興之我　國家　太祖
太宗列聖相承譯經試僧大興佛法成憲具在雖二府
世可守也陛下何忍一旦用姦人之言爲驚世之事知
陛下不忍太武見弒於閹人之手乎周武爲鐵獄之人
四年唐武受奪壽去位之報乎此皆前監可觀者往

下何為蹈惡君之禍而違祖宗之法乎書奏上大怒勅流道州上以京執不肯行遂罷輔相之議專決於左右盛章遍録洪炳上表奉旨於是盡改僧為德士悉從冠服否則毀之京數懇列於上前曰天下佛像非請僧自為之皆子為其父臣為其君以祈福報恩耳今大毀之適足以動人心念非社稷之利也上意為之少回

述曰蔡京初見靈素以為異人引而進之將結之於上以固其寵耳及靈素得君而擬罷佛與道京始懼物論亟言其変無及矣亦猶京初薦童貫以為能其及專主北伐不悉禀廟堂京始大疾之合

[illegible]矣大氐蔡京以姦人之資欲引黨助已以專國政而童貫靈素亦姦人之流故不能相容而反相疾然則蔡京之進二姦不能無罪矣或謂京能言二姦之罪者知悔鄉也則將應之曰京以二姦專擅不與己協言其過者疾之之辭非同中正君子之清議也

潤州浮圖僧伽像將加以冠忽風雨晦冥裂其冠擲門外太守聞之大驚遂詣像前謝曰僧伽有靈安敢再瀆（忠清）醒 ○勅廢乾明寺為五寺監揚戩議廢太平興國寺為邸肆民舍初抗正殿塑佛像於殿基之下肢體崩裂已而戩病胷腹潰裂而死（志庚）堅 ○上與

素講道便殿有青巾弊衣徑升殿不揖靈素識之曰呂大又來矣遽趨殿隅而隱唯粉書一詩云高談闊論君無人可惜明君不遇眞欲聞古今休咎事須防午未丙丁春上知洞賓之來爲之歎息後皆如其言○詔天下建神霄宮州郡憚費多以巨刹易其額太平州將折承天寺立之日董役兵官墜馬死二之日都匠墜屋死三之日兵官墜馬折髀主其議者石俊曹一子十歲爲金甲神挽去其衣納于浴室火[illegible]生開神言曰石某絶嗣是年子亡石客死京師[illegible]道至道州郡守僚屬同時夢佛像荷獅入城望且師至守亦預夢令遙詩之城中軍民多患疾或求救於

師師素受西天眞言法病者飲所呪水及爲摩頂無不愈求者既多乃爲治於營內以兜之○三月京師大水竄蹕出於院舍宮廟危甚詔靈素率道士治水屢日無驗役夫數千爭舉挺欲擊殺之靈素走而免上聞之不樂俄而泗州大聖見于大內凝立空中旁侍慧岸木叉上焚香拜禱大聖振錫登城誦密語頃之一白衣裏巾跪于前若受誡諭者萬衆咸觀疑龍神之化人也既而水退詔加僧伽大聖六字師號靈素復勸上削去之以舍人許翰制辭太褻罷其職○六月詔封莊子微妙元通眞君列子致虛觀妙眞君○九月羣臣蔡絛屬奏林靈素妖邪小人妄議遷都

段除佛教罪當誅戮不報〇十月靈素與官官分黨交諍又於道上冒太子節上始惡之榜于神霄宮曰褚惠罪惡不悛帝令削其仙籍衣爲下鬼十一月放靈素歸溫州賜死于道囑門人歸葬爲數處冢高宗幸江心改其故宅爲寺遣人發其冢將加戮焉以不知其處遂止於是內外俱以廢佛教之罪歸之〇餘姚法性行持禪師初受請過上虞邑令王君請說法要師登座云頭戴烏巾身披鶴氅分明好个神仙解弄曹溪技倆令與大衆皆擊節長歎非會中有垂泣不能已者師覽牧菴律法於象田卿和上共冢爲四明盧山於赤城樂爲高伯祖歷作雍然雲門寶護聖名列祖圖〇石門惠洪禪師寓湖西谷山取雲門臨濟兩宗自嘉祐至政和凡八十一

人爲禪林僧寶傳三十卷首寧通慧之後傳僧史者主師而已〇昔雲居祐禪師於宏覺禪師塔東作卵塔曰凡住持者來生身不壞火浴無舍利者皆以骨石填於此其西作卵塔曰凡僧衆遷化者藏骨石於此謂之三塔白雲端禪師曰天下叢林之興大智之力也百丈謚大智祖堂當設達磨像於中大智像西向開山像東向不當止設開山而略其祖宗也覺範論之曰白雲識度高遠斯可爲天下法也

二年正月上元節御樓觀燈簾幕重密下無知者忽一人躍衆出黑色布衣若僧童者舉手指簾謂上曰汝有何神乃敢破壞吾教吾今語汝報將至矣

上怒命中使傳旨治之籍掠亂下加以炮烙復斷其肉終不語亦無痛苦狀上大不樂為之罷會以其人付獄盡之（本朝通鑑）○八月有賈菜人至宣德門下釋擔向門戟手而詈曰汝壞吾社稷太祖遣吾來說汝宜速改捕下開封府獄一夕則不知向所亡蓋神附之言也（通鑑）○是月下詔曰向緣妖人建議改釋氏之名稱深為未允前旨改德士女德士若依舊稱為僧尼○九月詔大復天下僧尼道州永道量移近郡（已上華見）

（國朝會要・本朝通鑑・道法師傳・林靈素傳）

述曰佛法厄運故以有妖人為之亂法尚主上竟受其蔽及運當泰來故妖人交攻主上一寤於是降詔自洗指靈素為妖人而且大復佛法初无

明其法遲使之然也

七年四月四明東湖二靈山知和菴主亡師晩事前從辨師（嗣東林揔禪師）因遊方至四明郡以名利激之力辭不受問其故曰近世住山者多以賄得吾恥之佛為也正言陳禾與之遊自雪竇招居二靈山金襴菴三十年不出山問道者以未至其居為之恥聞有一虎為侍師既亡虎卧死于爐餘之地三年有僧自蜀來問海尊者何在人言此祖和公耳蜀僧曰正其人也見其塔曰此非吉地歲餘勸土人為結石龕易葬之見骨身舍利盈溢光耀林表○六月道州求道得官

放尚赦住昭先禪院賜名法道以旌護法○八月詔
罷黄老學
八年七月吳國公主敬重空門勅品官庶民如有毀
辱僧尼罵稱禿字者照祥符三年指揮治罪○十二
月上遜位于皇太子居龍德宮稱太上皇
述曰恭惟　道君上皇以聰明神武之姿當天下
之無事其於法　祖宗之崇佛可謂至矣賜續燈
錄製序追謚漢唐諸祖師恭禮釋迦佛牙爲之製
讚此十六年之良心也一旦姦人用事尚道而毀
佛於是上心始惑而宣和廢釋之詔行矣既而天
降鴻水役夫舉挺以逐靈素忤宦者之黨冒儲君
節上始大惡之榜罪于門放死于路亟下詔罪己
大復佛法罷黄老學然則上之良心猶故不失是
蓋大法之厄運而魔外得以肆其姦也何復乎
道君之聰明神武哉
欽宗 徽宗長子母恭顯皇后王氏 四月十三日乾龍節陵名永寧
靖康元年正月金虜犯闕二月金虜退○五月詔毀
王安石陪享　○詔曰比自大觀初聖節行香許就
道觀今後道君聖節仍就道觀若乾龍節仍就佛寺
建道場○一月一依祖宗舊法其道士官階並與追毀
○十一月金虜再犯闕詔皇弟康王爲天下兵馬大
元帥

二年正月上幸虜營二月道君幸虜營四月虜退二帝北狩于韓州五月康王即皇帝位于宋州

述曰太祖始封宋其後遂以建國既汴京失守而高宗即位于宋所以上合建國之符下昭中興之祚也

十月上幸揚州遣使八葉召金山克勤禪師詣行在所演說禪法賜號圜悟○東京留守宗澤(諡忠愍公婺人)承制命法道法師往左街天清寺補宣教郎總管司參謀軍事為國行法護佑軍旅師往淮穎勸化豪右出糧助國軍賴以濟

法運通塞志第十三

法運通塞志第十四　佛祖統紀卷四十八

大宋咸淳四明東湖沙門　志磐　撰

高宗(徽宗第九子母賢妃韋氏追謚顯仁皇后五月二十一日天申節永思陵)

建炎元年上駐蹕維揚○初隆祐太后孟氏將去國有詔求護身法於道場大德有教以奉摩利支天母者及定都吳門念天母冥護之德乃以天母像奉安于西湖中天竺刻石以紀事案不空三藏譯摩利支天經念誦法云南無釋迦牟尼佛(十聲)南無摩利支天菩薩(十聲)我弟子(某甲)歸命三寶摩利支天菩薩願護我身無人能見我無人能知我無人能捉縛加害我無人能欺誑責罰我無人能債我財物不為怨家能得

其便即說最上心眞言曰唵摩利支婆縛賀（或百聲或千聲）王難中護我賊難中護我失道曠野中護我水火刀兵中護我鬼神毒藥難中護我惡獸毒蟲難中護我一切怨家惡人難中護我佛實語護我法實實語護我僧實語護我天實語護我仙實語護我。一切處一切時願常護我弟子（某甲）婆縛賀誦時想菩薩作天女形瓔珞莊嚴坐蓮華上左手執天扇右手垂掌向外作與願勢若欲見天眞身求勝願者誦滿十萬徧佛言此天常行日月前日月所不能見我因知此天名得免一切厄難

二年三月唐州沙陽尉李珏過北虜入冦挾一僕單騎走夜匿道旁空舍聞車過聲遣僕問唐州賊何在見車中人長丈餘而藍色驚而返珏即乘馬追及之前致敬曰珏避冦至此敢問車中何所載其人曰此京西遭劫死人名字天曹定籍汝是李珏亦其數也珏大怖告曰何法可免願賜指教人曰能旦旦念摩利支天菩薩七百徧向虛空回向天曹聖賢則死籍可銷可免兵戈之厄珏方拜謝駕車者疾馳而去自是不輟誦持轉以教人皆得免難（貫德校行）

述曰摩利支天經藏中凡三譯唯　本朝天息災本呪決最多　仁宗親製聖教序以冠其首雖未聞行其法者而菩薩之緣已開先於此時矣當

高宗之南度也隆祐受教大德獲奉像之應李珏
請命神人致稱名之功至矣哉威德悲願殆與圓
通大士俱不思議釋迦自云我因知此天名得免
一切厄難信菩薩遠本文在釋迦之先也今茲中
原多故兵革未銷士夫民庶有能若終身若全家
行此解厄至簡之法吾見天毋之能大濟於人也
十一月勅賣四字師號價二百千
三年正月金虜入淮上幸建康八月上發建康十一
月虜酋兀朮宗弼陷杭州錢唐令朱蹕率弓兵與之
戰力不敵走天竺山虜奄至遂遇害初是圓應法師
德賢慈雲下爲兒時相者曰他日有官厄唯出家可

免從慈雲祝髮往靈山參學于淨慈後竟繼其席師終謂
門人曰吾生前以道力免難死後猶有殘業門人造
像入祖堂乃以鐵護其頸及虜至其酋眞珠王者至
靈山祖殿燬像皆立獨師像不起酋怒令斬之以頭
有鐵不可傷乃積薪盈門縱火焚之薪盡而屋如故
或見神僧千數執瓶注水出沒空表虜衆大驚而退
初如靖法師主上竺兀朮入境師預感夢知此山厄
運不可免飛錫令避之及虜至或謂可以禮迓即聲
鐘集衆虜疑其抗己縱兵大掠火其寺　十二月己
卯六日上幸明州壬午九日次定海御樓船癸巳二十日虜
陷越州癸卯三十日浙東制置使張俊與虜戰于明之

西門後見民間多織席遣兵斂取之以重席覆下路虜騎踐席上皆足滑而仆因急擊之斬首甚衆此昔老相傳與國史所載不同

四年正月甲辰旦日上次崎頭入白峯菴僧歳朝禮懺上前立其旁聞保國安民之辭喜甚為徘徊茗飲而行今御座特旨免税石刻在菴中丙午三日次台州章安鎮入金鼇山寺看老僧禱佛前皆憂時保國之語上問何典答曰護國金光明懺上因宿于寺後駐蹕臨安歳賜輦下諸寺金帛修舉此法初上在京邸有異人授一詩云牝雞瀕頭一艇横夕陽多處待潮生共君不負登臨約向金鼇背上行及幸海登金鼇坐榻上見壁間題此詩始悟異人示先識也○庚戌七日虜陷明州其酋奄至南湖寺衆先已奔散獨介然不肯去酋訶之曰不畏死邪然曰貧道一生以願力建此十六觀堂今老矣不忍捨去以求死也酋義之曰師幸為我歸北朝建觀堂一如此規制遂虜以行虜兵至湖心逼律主元肇行師忻然無難色至京口謂左右曰吾將西歸即聞笙歌之音一時軍民咸見師念佛西望而化師即參政陸佃之孫○初宏智禪師正覺主天童開拓叢宇聚衆至千二百人虜之入境也衆將散師止之曰虜不至此無用避及虜登塔嶺見神兵滿山谷大懼而退○育王山月堂禪師道昌聞虜且至就山後擬一

窖捧釋迦舍利塔坐其中以陶器覆於上虜酋至不得塔大怒將火其屋忽壁間觀音畫像放光出水滅地輪藏自轉酋大怖拜禱而去越七日開窖取塔水至頸不沒○丙寅（廿三日）上次温州館頭（閏十日）○二月乙亥（三日）上次江心寺有旨以林靈素故居爲資福數院丞相呂頤浩舉圓辯法師道琛主之○丙子（四日）虜兵退初杭人以時方兵旱迎上竺大士下郡中法慧寺侍香火者道元慮至求索舉藏于井取他像置行殿虜還自四明再犯杭州果詰問大士所在徑取之去井軀道元行元默哀禱夜至許村君有人導之者遂得逃歸告于郡時虜焚其城不知井所在忽闕令

鑿就求之獲井出像○三月己未（十七日）上發江心（寺）（留寺中半月遊古由詳一云思陵半月都世人以爲實錄）詔法道法師隨駕陪議軍國事上欲加以冠冕師力辭詔加圓通法濟大師○四月上駐蹕于會稽天旱詔道法師禱于圓通（殿）内戒即日雨上大說○七日道君二帝自韓州遷于五國城（續稽古錄）

紹興二年正（月）上駐蹕千錢唐昇爲臨安府上每於禁中書金剛圓覺普門品心經七佛偈暇日常自披讀以發聖解又御書阿育王山舍利塔佛頂光明之塔○二月詔瓶建天竺觀音大士殿○四月詔孔子四十九代孫玠襲封衍聖公（孔端友之子）○召法道法師

入見上從容謂之曰上皇爲妖人所惑毀師形服法
爲師去此縣俱道對曰上皇御畧不忍毀除上笑曰
此僧到老僧疆乃敕往盧山太平禪寺
三年二月盧山道法師申劄都省稱崇觀之後（崇寧大觀）
道士叨冒資品厭抑靈素王冲道董視兩府者甚衆遂
令道士冒居僧上靖康建炎道士視官已行追毀而
國忌行香寺院會衆猶敢傲然居上其蔑視國法爾
若此者今欲復還祖宗舊制僧史略具載毎當朝集
僧先道後並立殿廷僧東道西凡遇郊天道左僧右
祇送禮部取到太常寺狀稱因革禮載乾德元年宣德
門肆赦故事道左僧右又檢照嘉祐編勑并紹興新

書並以僧道立文爲叅其政和條内道僧觀僧及道
士位在僧上並已刪去今行尋蒙朝旨依條改正以
僧居左十一月太常寺備符諸路應行香立班諸處
聚會並依祖宗成法以僧居左（此依准開寶五年部旨也）○八月
自治平末始鬻度牒舊以黃紙印造僞爲者多戶部
朱異始奏令僧道用敕綾牒
述曰唐明皇天寶中度牒已用綾素　本朝太宗
初年普度十七萬　眞宗天禧普度二十三萬應
此時但用紙牒使之易辨今既行鬻欲重其價故
用敕綾比同品官之告身亦見朝廷之重僧也
吳郡延祥院僧茅子元者初學于梵法主依故人宗

出國獻四土圖晨朝禮懺文偈歌四句佛念五聲勸諸男女同修淨業自稱白蓮導師坐受衆拜謹葱乳不殺不飲酒號白蓮菜受其邪說者謂之傳道與之通婣者謂之佛法相見傲倨慢人無所不至愚夫愚婦轉相誑誘聚落田里皆樂其妄有論于有司昔正以事魔之罪流于江州然其餘黨效習至今爲盛齊門

述正

議曰嗟夫天下之事未嘗無弊也君天下者莫如禹湯而有桀紂相天下者莫如周召而有斯莽道本老莊而有歸眞靈素輩本能仁而有淸覺子元信三寶皆有其弊也所謂四土圖者則竊取台宗格言附以雜偈率皆鄙薄言辭晨朝懺者則撮略慈雲七懺別爲一本不識依何行法偈吟四句則有類於樵歌佛念五聲則何關於十念號白蓮妄託于祖稱導師僭同於佛假名淨業而專爲姦穢之行猥褻不良何能具道嗟夫

四年僞齊劉豫同金虜入寇上下詔親征九月上親諸天竺大士殿焚香恭禱蚤平北虜既而淮東宣撫使韓世忠敗金人齊人于承州世忠歡從行在因陳戰沒之人乞加賙恤上戚然曰死於鋒鏑誠爲可閔即救直學士院胡松年具詞建水陸大齋以爲薦度是夕也有見鬼神來會甚衆有夢戰死者咸忻然相

慶以爲自此得至善趣者上聞之大說
五年蒲月大旱詔道法師入內祈雨結壇作法以四
金瓶各盛鄲漢水默祝遣同急足投諸江使未回而
雨已洽上大說特賜金鉢○九月上幸天竺大士殿
炷香伴山應如奏對如流上說賜萬歲香山以供大
士及度牒銀幣之類上
七年左司諫陳公輔上疏乞遵祖宗成法不許敷政
指射有額寺院應臣僚前曾陳乞有額寺院並黃寺
功德者並令改正許與無額小院詔可初起知院李
綱占常州普利及邵武與聖臺庄論奏以爾覓供爲
有額有所違礙詔令別占無額小院上論爲快又樞

密沈與求奏稱墳寺如嚴院雖本家建造旣元有勅
額不當撥賜上以爲自造之屋不必改正時諫議臣
與求能體祖宗法意革今日之弊宜從所請有旨許
之九年勅天下州郡立報恩光孝禪寺爲　徽宗學
建追嚴之所
十一年五月宰相秦檜以徑山宗杲爲張九成黨毀
衣牒竄衡州（塔銘）○上謂輔臣曰佛法入中國士大
夫靡然從之上者信於淸淨之說下者信於禍福之
説殊不知六經廣大靡不周盡如易無思無爲寂然
不動感而遂通禮之正心誠意者非佛氏淸淨之化
乎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與譆

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非佛氏禍福之報
乎
十二年左僕職郎詹叔義上財賦表乞住賣度牒朝
廷從之時臨安府乞度牒修天竺大士殿敕給錢五
萬緡詔侍臣曰朕觀古者人主欲除釋老二教或毀
其像或廢其徒皆不及久往往愈熾今不放度牒則
自可漸銷而制勝
十三年右司諫詹大方奏曰頃者鼓倡浮言張九成
實爲之首徑山宗杲從而和之今宗杲已竄爲之首
者豈可不問詔張九成南安軍居住○臨安府道士
劉若謙申省乞道士序位在僧上奏稱引得指揮都

僧正善達陳狀乞檢準紹興三年都省批送法道法
師乞復祖宗舊法繼蒙朝旨批下依條改正應行香
立班諸處聚會以僧在上告示劉若謙取知委狀後
有妄詞以違制論○勅西湖北山建天申萬壽圓覺
寺○敕乘修西湖壽星院主事者乞撥度牒上曰言
者皆欲賣牒以資國用朕謂不然一牒所得不過二
百緡而一夫不耕矣若住撥十年則其徒自少矣
十五年敕天下僧道始令納丁錢自十千至一千三
百凡九等謂之清閑錢年六十已上及殘疾者聽免
納道法師致書於省部曰太法東播千有餘歲其間
汗隆隨時暫厄終奮特未有如今日抑沮早下之甚

也自紹興中年僧道征免丁錢大者十千下至一千
三百國四其民士農工商也僧道舊籍仕版而得與
儒分鼎立之勢非有經國理民之異以其祖太聖人
而垂化爲善故耳至若天灾流行雨暘不時命其徒
以禱之則天地應鬼神順抑古今耳目所常聞見者
也夫苟爲國家鄉畱而來福祥亦宜稍異庸庶之等
夷可也若之何遽以民賦賦且數倍今天下民丁之
賦多止緡錢三百或士瘠民勞而得類免者爲僧又
不惟適於齊民以其不耕不蠶而衣食於世也夫耕
而食蠶而衣未必僧道之外人人耕且蠶也云云
迷曰目僧道同丁夫而出征賦以免之豈獨道

恥亦國家不知尊尚二教之恥也今州家征免丁
則必舉當年多額以責之而不顧僧之存亡云僖
旣又欲以虧額均賦諸寺者其爲患皆此類嘗考
鄰志云僧道免丁歲無定額官吏嘗不省此王荆
公創新法當年後世誰不知爲民然今之爲政
者諱安石則目之小人追咎民賊則仍用其立法蓋
利源一開雖有聖人之治所不能革以人心好利
者同然耳然則爲利創法者未嘗不爲後世患悲
夫
十七年七月寶覺圓通法濟大師法道趺坐説法合
掌而化建塔于北山九里松

十八年上幸太學謁先聖先師命國子司業高閌講
易上製文宣王讃及顔子以下七十二弟子讃刻
石于太學
二十一年初太后韋氏北還之日以道家四聖有神
護至是改孤山爲延祥觀以奉之遷法師全身于馬
腦坡見陶器中舍利無筭〇十一月謫衡州宗杲量
移梅州
述曰自古公卿與釋氏遊者盡其道敬其人耳
本朝公卿交釋氏者尤爲多未聞以語言之過坐
相爲累者洪覺範之竄朱崖坐交張無盡杲大慧
之流衡陽坐交張子韶而皆以語言爲其[illegible]

釋之交遊不過於倡和以詩讃論以道否則爲廬
山結社之舉耳豈當陷賢者於姦佞而鉤黨於林
間之人哉其爲法門不幸者若二師者言事之過
論九重之不察也
二十三年十月給事中知瀘州馮楫字濟川號不動居士委瀘
使籓郡事別條佐具衣冠望闕再拜著僧衣升座橫
柱杖膝上說偈言而化始楫問道於杲佛日頓悟心
旨南渡之後所在經藏殘闕楫以奉資奉音鳳俸俗造大
藏經四十八所小藏四大部者亦如其數世以華嚴涅槃寶積
般若爲四大部所至與高僧逸民續蓮社時賢咸從其化
二十四年詔以上天竺爲御前道場特免科敷等事

（）寓衢州衍聖公孔玠卒詔其子搢襲封衍聖公是
為五十代
二十五年初是治平初飛山戒珠禪師依高僧三傳
采修行淨業臨終往生者作淨土傳三卷元豐閒尚
書王古增補新聞遍為四卷是年錢唐陸師壽續集
往生淨土者為八卷易名寶珠集
二十六年張九成知溫州九成謫南安軍十四年寓
橫浦僧舍日談經著書以自適嘗曰六經皆妙法也
（）九月禮部侍郎吳秉信卒紹興初時相諱言兵事
作秉信為黨人乃歸四明城南築菴禪坐製一榻夜
臥其中五更令童子拍榻而歌曰吳信叟歸去來
三界無家不可住西方淨土有蓮胎歸去來聞唱即
起禪誦久之檜相亡召為禮部侍郎時國用匱乏秉
信請賣度牒以裕國因言及秦黨事被論以佞佛邀
福出知常州既而復被召至蕭山驛舍令家人靜聽
咸聞天樂之音即曰清淨界中失念至此金臺既至
吾當有行言訖而逝（）十月敕量移梅州宗杲復形
服放還十一月詔往明州阿育王山
二十七年八月禮部侍郎賀允中上殿上問天下僧
道幾何答曰僧二十萬道士萬人上曰朕見士大夫
奉佛者多乞放度牒今田業多荒不耕而食者二十
萬人若更給度牒是驅農為僧也佛法自漢明入中

圖其道廣大終不可廢朕非有意絶之。正恐僧徒多
則不耕者衆故暫停度僧耳　聖政錄

述曰　高宗聰明而達於權道故不放度牒抑
僧以助農如古人排佛正以不耕爲國蠹可謂知
政本矣然辨論之今之爲僧者未暇以學道言之
或迫於兄弟之艱多或因無田而不耕皆天下之
閒民也深山蛇虎之鄕邊海斥鹵之地非田也出
家之士率衆力焉志願棄而可開爲畝皆天下之
閒田也以閒民食閒由求償爲農病也知今爲農
者常自多常苦於天下之田少而寺院之產常自
定不今淵民爲僧則農益多農多而常田少農
病矣去而爲商賈爲百工爲遊乞爲稆偃趨末者
紛紛然又不能爲則盜於海劫於陸無所而不爲
矣然則驅閒民而僧之是亦爲政之權道也可不
講明乎

十月六日住天童山正覺禪師沐浴更衣正坐而化
齒髮道具自然生出舍利葬全身于東谷諡曰宏智
禪師妙光之塔有禮塔求舍利者皆如其意 洞九世 下
二十八年二月詔佛日禪師宗杲再住徑山（）七月
起居舍人洪遵論鑄錢未及額上諭大臣令民閒銅
器少他物代之乃出御府銅器送鑄錢司大斂民間
銅器寺觀佛像鍾磬並令置籍每斤收錢二十

述曰紹興之際往鬻牒求以資為利而且征僧道
免丁錢寺觀鐘磬所得無多而徒使後世指爲作
古蓋小臣僭叔義以財賦之說撼人主之心而當
時輔相不能開陳為利之輕重耳
二十九年賜嗣天師三十二代張守眞為正應先生
三十年十一月往靈隱道昌禪師上表乞領行度牒
不報
三十一年禮部侍郎吳子才奏乞頒行度牒言事者
以倭佛作之罷歸田里○七月金主元顏亮從居
汴京九月自將入寇兵號百萬中竺寺沙門慧瑩學
禪悟物處對禁中至是策以易數謂亮當斃於江北

十月下詔親征浙西總管李寶以舟師敗之密州中
書舍人虞允文收都統王權散卒敗之釆石亮欲渡
瓜洲令於衆曰三日不渡江當盡殺諸將衆苦其虐
夜半諸酋射帳中殺之而遁
三十二年正月上歸自建康五月詔禪位于皇太子
○十月淫雨不止上遣内侍禱于上竺燎煙始升驟
日開霽上喜出内府玉器三品以施大士殿壽成大
后施七寶冠○賜徑山宗杲大慧禪師
孝宗 十月二十二日會慶節 永阜陵
隆興元年初是太祖後七世子偁為嘉興丞妻張氏
夢神人擁崔府君擁一羊與之遂娠初封普安郡王

○上初在王邸遣内都監至徑山問道於杲禪師師答以偈曰大根大器大力量荷擔大事不尋常從在建邸遣内知客至山賜妙喜菴三字及眞讃至是怱取向賜識以御寳是年八月十日師示寂上傷悼不已賜諡普覺塔曰寶光語錄入大藏右相湯思退參政李邴内翰汪藻禮部侍郎張九成給事中馮檝皆問道者徃入魏公張浚[illegible]○何蘿衣庵平江壽皇賜名通神先生嘗爲造菴御書通神爲扁道俗強邀入菴大笑而出復樵故處結草爲衣病者乞坐處草煎湯飲之病爲愈

乾道元年二月召靈山子琳法師入見問曰朕欲經以何爲要師曰金剛圓覺最爲要道又問參禪之法師曰直須自悟上説賜號慈受○上將立謝妃爲后遣藍内侍詣何蓑衣菴而不告所問止令説一二句來内侍留數日敬禱之曰皇帝見遣願賜一語以復命何大怒振衣而出藍隨之至天慶觀門回首曰爲天下母藍即日歸奏妃遂正位中宮○二月以鄭國公主出家敕品官庶民有毀辱僧尼罵稱禿字者依祥符宜和敕旨品官勒停庶民流千里仲天下州軍編撰牒諭仍許僧尼錄白指揮與度牒隨身永同公據應僧尼過犯官司不得私理須奏聞取旨施行

三年二月駕幸上天竺禮敬大士問住山若訥曰大

士之前合拜不合拜師曰不拜則各自稱尊拜則遂相恭敬上欣然致拜又問戴且作光明藏之意師曰佛為梵釋四王說金光明三昧之道爲其護國護令後世祖師立為懺儀於歲旦奉行其法為國祈福此萬世之典也上說授右街僧錄復賜錢郎道瑚法師故居建十六觀堂命內翰樓鑰作記〇三月勅於禁中建內觀堂一遵上竺制度〇嚴陵唐仙姑著卯年厭塵俗往姑蘇謁何蓑衣躬薪水十二年後逢呂真人與之冊大上皇聞其名召入德壽宮請符水問曰先生符水是行何法對曰不曾行法但以心為法以神為符以氣為水耳上說書寂靜先生以賜之〇日

本遣使致書四明郡庭問佛法大意乞集名僧對御發函讀之郡將大集緇衣皆畏縮莫敢應命樓心維那忻然而出曰日本之書與中國同文何足為疑即揮太守親封疾讀以次指其紙七處讀畢語使人曰日本雖欲學文不無謬遂一一為析之使慚懼而退守踊躍大喜曰天下維那也

四年四月八日召上竺訥法師領五十僧入內觀堂行護國金光明三昧齋罷說法上曰佛法固妙要得如許經卷師曰有本者如是上說進授左街僧錄慧光法師自是歲歲佛生日賜入內僧帛五十匹齋舉佛事（宋之瑞撰塔銘）九月上謂禮部尚書李燾曰朕與之

文采句用佛老語若自怡之山林於道無害倘用之科場恐妨政事（中興事鑑）

述曰儒家用老莊語其來已久故不可一旦絶去至若窮理之妙盡性之奥高出世表而無所不容者則無越乎釋氏之書然儒家欲明理於天人之際易洪範中庸大學語孟求之自足倘涉乎佛經語意則自違其宗而放肆無歸矣大哉　孝廟之戒其有旨乎

六年四月上與群臣論東都治亂消長之數上曰朕每念治平已前國家無事自王安石首亂成法繼之以章子厚（名惇）蔡京之徒至靖康輔臣率皆庸繆以致天壤蔡京竄謫湖湘四十二年遷荒之日皮肉銷盡獨於胷上隱起卍字若鐫刻然蓋佛經如來具三十二相胷題卍字是其一。由戒定慧積修所成其相明妙魔王亦有三十二相其相稍晦今京相如此豈非魔乎又豈非天地大數產此魔物為生民之禍乎（兩朝事鑑　容齋三筆）

○十一月選德殿親灑靈感觀音之寺及靈感觀音寶殿以賜上竺（名ハ寺ノ額六字）

○太上皇召嗣天師張守真至闕下咨訪道法就離月臺祈禱有異應賜象簡手書陰符經

七年二月靈隱慧遠禪師入對選德殿上曰如何免得生死對曰不悟大乘終未能免上曰如何得悟對

曰本有之性磨以歳月自然得悟上曰悟後如何對
曰悟後始知今日問答皆非上曰一切處不是後如
何對曰脫體現前更無可見之相上有省首肯之
八年正月車駕幸靈隱錫賚有加 ○ 八月召天竺誦
法師徑山印禪師(別峯寶印)靈隱遠禪師及三教之士集
内觀堂賜齋復令遠禪師獨對東閣賜坐問曰前日
睡中忽聞鐘聲不知夢覺是同是別對曰夢覺無殊
教誰分別上曰鐘聲從何處起對曰從陛下問處起
十月賜靈隱慧遠佛海禪師(號瞎堂)
九年正月召上竺訥法師獨對選德殿賜坐問大士
降生靈跡及法華經旨(縁發對) ○ 魏公史浩侍老于四

明自號眞隱居士每從南湖智連法師問法要(號覺雲日師)
嘗曰師於禪律亦貫通矣師曰氷泮雪消固一水
耳又問華嚴般若何太支離師曰支離所以爲簡易
公儼然有省及師闡歸里乃於東湖創月波山放補
陀巖結洞室以安大士奉德壽敕書潮音洞以爲
額首延覺雲高第則約法師東講習者數(號兀菴賜智御大師)
初是公攝昌國鹽監偕鄱陽程休甫汎海謁補陀山
忽一僧指巖頂有竇可以下瞰方瞻佇間公與衆見
大士金色身相而公復見雙齒出脣際如珂玉喜慰
作禮而退暨歸寺日已暮一長身僧來詣語公歷官
至太師且云公是善終文潞公也他日入相主上欲

用兵頻力諫之後二十年嘗與公會於越語畢遂去
乾道初以故相鎮越有道人自稱養素先生與公有
舊函命延之索紙大書曰黑頭潞相重增萬里風光
碧眼胡僧曽共一宵情話擲筆竟出公大驚因追思
補陁事知長身僧及道人皆大士示現相距正二十
年云（夷堅志補陁靈記○今月級行豈有大師所見補陁現相一軸）
述曰越王出仕之初登補陁覩大士聞長身僧之
言許他日爲師相且囑其諫君上勿用兵其後張
魏公（浚）果勸 孝宗北征越王諫之不從及符離
兵敗後歸咎上上迎謂浚曰此行甚快史浩意蓋
大士預鑑時機知南北勢分未可以合故囑以[illegible]

諦以免生靈之塗炭也
史魏公過金山覽梁武帝水陸儀軌之盛謂報恩度
世之道在是乃於月波山創殿設十界像與名僧講
究製儀文四卷以四時修供爲普度大齋（至今百年）俎豆
之器繁約折衷（音八衆當之也）讚唄之音抑揚有節鄉城諸剎
莫不視此爲法 國學生王日休龍舒人爲六經訓
傳數十萬言一旦捐之曰是皆業習非究竟法吾其
爲西方之歸乎自是一志念佛日課千拜一夕厲聲
念佛忽云佛來接我也屹然立化邦人有夢二青衣
引之西行日休爲淨土文行於世嘗爲之說云儒者
或以釋氏之徒無戒行故輕其教者豈可以道流不

肖而輕老子士人不肖而輕孔子釋氏之教有世間
法有出世間法其世間法戒殺盗婬儒釋未嘗不同
其不同者釋氏之出世間法也儒家止於世間故獨
言一世而歸之於天釋氏知曼世而能具見群生業
緣本末此其不同耳

述曰王龍舒之為儒也固嘗為六經作訓傳矣備
心學古非世儒之常流也及盡棄其學而學佛以
有一定之見今人為儒未及於龍舒而欲以訊汎
口舌效韓歐排佛之失言是皆未足以知兩家之
道本不恃也至若世間出世間之說雖未盡理謂
佛能具見群生業緣本末此得之矣蕪黄八誠
知此伊洛先輩徒能以道自任以故時有排斥然
不足以知此義也

淳熙元年二月賜內帑於上竺建藏殿及賜大藏經
皇太子為書殿榜○四月召雁山靈峯中仁禪師入
對禁中（嗣圓悟 普燈錄）○五月召靈隱遠禪師入對便殿
二年三月駕幸上竺炷香禮敬大士詔建護國金光
明道場賜白雲堂印令天下三學諸宗並請白雲堂
公舉用印申明有司○六月召上竺訥法師獨對內
觀堂○十二月遣中使至阿育王山迎佛舍利塔上
瞻禮之頃見塔上有如月輪他日復見如水晶者敕
迎往東宮皇太子見相輪上纍纍若水晶貫珠

三年正月迎舍利於碧琳堂上見塔角有光若金珠
者敕內侍奉塔還山具齋以謝靈貺○敕福州依天
聖二年已降聖旨天台一宗教部付開元東禪護版
入藏先是慈雲式法師奏乞天台教文入藏詔可之
○二月詔台州報恩德光禪師入住靈隱十一月入
對選德殿上問曰釋迦雪山六年所成者何事師曰
將謂陛下忘卻上說賜號佛照禪師（師號拙菴）
四年八月參政錢端禮微疾請平田行機禪師入臥
內趺坐談笑忽謂機曰地水火風暫時湊泊殊者誰
爲自已從上諸聖去住自在今吾如是豈不快哉遂
斂目而逝公與機同參護國元禪師故知其有悟入

（普燈錄）○徑山靈隱光禪師入對內殿進宗門直指上問
浙東名山太白玉几之外以何爲勝師曰保福護聖
國清萬年上說當時侍臣咸皆歎賞以爲名對○唐
奘三藏譯大般若經成六百卷有鳳城雪月大師大
隱用難信解品一百三卷行通關之法以授後人
本朝淳熙間有沙門不知所從來自號元經至四明
月東行道中口浪浪誦不輟里人沃承璋邀詣其門
之曰我串上經皆能背誦承璋初不信試抽藏難之
誦之頃刻即度爲大異之徐叩其故沙門曰吾於藏
法爲能通其關則百二卷之文皆可背誦承璋欣然
願受教既通復教其妻子奴婢闔門皆能通誦乃刻

板行關法以化世人耳舊印本有薛熙丁酉印播者是

述曰常考經闕盡百三卷凡八十四科今散卷諸文有八十一科名色者當是相承之誤沃本巨室初不信法由沙門一化乃能背通般若然不知向向淨土其沒也生日本為國主背有銘曰大宋沃承璋日本人說若此愚案月波同作如昔然而中適此經時衆有欲求授者乃去

用沃本列經闕二卷以勸世人因敘承璋本事云

五年御書太白山賜往山了朴禪師師號慈杭

七年召明州雪竇寶印禪師入見上問曰三教聖人本同此理師曰譬如虛空初無南北上曰但所立門戶異耳故孔子以中庸設教師曰非中庸何以立世

刪皆嚴有云不壞世間相而成出世間法上曰今時學者祇觀文字不識夫子心師曰非獨今之學者當時顏子猶不體其說得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如有所立卓爾亦未足以識夫子心夫子亦曰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以此而觀當時弟子尚不識夫子心況今人乎張商英有云唯吾學佛然後能知儒上曰朕意常作此見上又問曰老莊之教何如師曰可比佛門中小乘人耳小乘厭身如桎梏棄智如雜毒化火焚身入無為界正如莊子形固可使如槁木心固可使如死灰老子曰吾有大患為吾有身大乘人則不然度衆生盡方證菩提正如伊尹所謂予天

民之先覺者也。將以斯道覺斯民也。如育三[illegible]
其滓。若已推而內之溝中也。上太說。即日詔住徑山
別華奏對錄○詔佛照禪師德光往阿育王山。十一月。召
對內殿。賜妙勝之殿四字。爲釋迦舍利殿額
八年。上製原道論曰。朕觀韓愈原道論。謂佛法相混
三教相絀。未有能辨之者。徒文煩而理迂耳。若揆之
以聖人之用心。則無不昭然矣。何則釋氏窮性命。外
形骸。於世事了不相關。又何與禮樂仁義者哉。然猶
立戒曰。不殺不婬不盜不妄語不飲酒。夫不殺仁也
不婬禮也。不盜義也。不妄語信也。不飲酒智也。此與
仲尼又何遠乎。從容中道。聖人也。聖人之所爲。孰非

禮樂。孰非仁義。又惡得而名焉。譬如天地運行陰陽
若循環之無端。豈有春夏秋冬之別哉。此世人強名
之耳。亦猶仁義禮樂之別。聖人所以設教治世。不得
不然也。因其強名。揆而求之。則道也者。仁義禮樂之
宗也。仁義禮樂固道之用也。揚雄謂老氏棄仁義絕滅
禮樂。今迹老氏之書。其所尊者三。曰慈。曰儉。曰不敢
爲天下先。孔子曰。節用而愛人。老氏之所[illegible]
儉。豈非愛人之大者邪。孔子曰。溫良恭儉[illegible]不敢
爲天下先。豈非讓之大者邪。孔子曰。惟[illegible]老氏
之所謂慈。豈非仁之大者邪。至其會道。則互[illegible]
所貴者清淨寧一。而與孔聖異。相背馳[illegible]未

流弊者執之自爲異耳夫佛老絶念無爲修身而矣孔子教以治天下者特所施不同耳譬猶耒耜而耕機杼而織後世紛紛而惑固失其理或曰當如何去其惑哉曰以佛修心以道養生以儒治世斯可也其唯聖人爲能同之不可不論也（聖政録）

十年上親注圓覺經成賜徑山寶印禪師剏行於世

十一年上竺左街僧録若訥劄子洪惟聖朝遵用唐制立試經度僧之科竊詳大宋高僧傳洪覺範僧寶傳所載皆建隆開國至于南渡名徳高行皆先策試法華然後得度以由此經是如來出世一化之妙唱群生之宗趣快唯七卷繁簡適中故學者誦習無適

與不及之患自唐至今五百年來昭垂令典雖下及萬世可擧而行唐世之式遠矣及我　朝而甚詳如文瑩湘山録載　國初潭州僧童試經此州郡比試也歐陽脩歸田録載執政宋綬夏竦同試童行此朝廷開試也若僧史略載朱梁時不許私度願出家者入京比試竊詳三書之意當是天下童行先就州郡試中然後入京執政開場親監覆試第名奏上乃下祠部給牒若特詔跳恩如建隆八千僧太平普度十七萬則又不在試經之限或謂有虧國用者則將對之曰但於每歳以千牒爲試經之擬即以千牒之奠均於餘牒俾不能誦經而裕於財者亦得求度歟今

天下僧冗矣試經以行古道賣牒以限常人識足以復祖宗之成法救末流之冗弊也上可其奏付執政下僧司具格式以供申不明竟爲中書所沮○建與福院成先是上坐詠法師屢以疾求閒上曰宜賜地築室○一二年後彼此作閑人水邊石上共說浮生至是以賜師爲佚老援兩街都僧錄東宮爲書歸隱扁其室

十六年上遜位于皇太子退養重華宮稱壽皇○壽皇召慧光若訥法師入內殿注金剛般若經書成上積日披覽益有省發

光宗孝宗第三子九月四日重明節永阜陵

紹熙二年十月慧光法師入寂謚宗教廣慈法師塔曰普照

五年四月刑部都官陸沅沐浴冠服就寢而化將殁忽聞蓮華香氣自口鼻噴出沅號省菴居四明鄞之横溪每晨起誦法華自一過者三十載年登八秩增至三部爲詩見志有清晨三度到靈山之句又閱大藏誦佛號自天台教門少林宗旨無不博究放翁陸游撰墓誌

佛祖統紀卷四十八